

有没有好看的古言推荐呀？

《梅子青时节》全文完结 1.1w 字

就在他撕掉我生死簿的那一刻，我手腕上的勾魂索蓦地消失了，被鬼差押在地上的赫连丞偏过头冲我嘶喊：「薛姐姐快走！快回阳世去！」

生死簿上无我，轮回道便不收我，虽不知能延寿数几何，但待地府修补好生死簿，也够我在阳世多活好几年了。

这是赫连丞不计一切代价为我夺来的。

【一】

鬼差来勾我魂的时候，窗外的凄风苦雨打落了枝头好些青梅。新来的小宫婢向来犯懒，等她清晨睡醒了再去捡，也不知还能不能酿青梅酒了。

来的是长袍覆身的两个鬼差，一个一身青，一个一身朱，青衣的那个看着面相和气许多，没想到他会与我搭话：「薛楚，你看什么呢？可是对人间还有留念？」

我轻轻摇头，这才低头看到腕子上的勾魂索，「只是在想今年的青梅该烂在我这皇后宫的院子里了。」

那青衣鬼差一笑更显和善了，他对一旁身量矮小些、眉目很凌厉的朱衣鬼差说道：「阿乞阿乞，你看这妇人虽位至阳世一国皇后，却与日游神一样，鸡零狗碎的事都爱操心。」

那朱衣鬼差一翻白眼，督促我们快走，「你又不是无常，怎的舌头也这么长？快走罢。」

据闻自古勾魂使者，无外乎黑白无常和牛头马面，听他们这般说，想来他二人该是牛头马面了。因我了无遗憾，这一行并无甚坎坷。

只是刚踏上黄泉路，朱衣鬼差便蓦地顿住步子，转过头杀气腾腾地瞪向我身后，怒喝一声道：「何方小鬼？出来！竟敢跟踪你三爷和四爷！」

束上勾魂索，黄泉路上便不能回头，我只听得窸窣窸窣的衣袂声，然后便是一个熟悉的声音自我身后响起：「云冉新帝，赫连丞。」

是我至亲至疏的夫君。

不等我诧异张口，青衣鬼差便说道，他阳寿未尽，不该为我离魂而来。

赫连丞这才走到我身旁，他身量很高，只是微微低头瞥了我一眼，表情无甚波澜，「牛头马面二位大人误会了，我非是为我薨逝的皇后而来，只是想顺路看看我舅舅罢了。」

「黄泉路也能顺路？你寻衅滋事来的罢！」那朱衣鬼差说着便要动手。

赫连丞不慌不忙许诺，年终祭祀时，会给牛头马面的供奉加十倍。青衣鬼差这才忙拦住了朱衣鬼差，二人交头接耳了几句，便默许赫连丞跟着我们。

我小声问他：「却不知皇上在阴曹地府还有个舅舅？」

「我也是到黄泉路上时才记起的——」

「你二人嘀咕什么？」那朱衣鬼差仍旧有气。

「我说，」我很喜欢赫连丞这一抬下巴微挑眉的乖张神情，那是好几年前他在青梅树影里最初让我心动的模样，「我是秦广王的外甥。」

牛头马面吃瘪，我偷笑着问他：「皇上既然到了黄泉路上才记起，方才在宫中时怎敢离魂追来呢？」

「因为你啊，皇后。」

他怕高声惊扰，离我很近。虽已是游魂，但我仿佛仍能感觉到他温热的鼻息扑在我鬓边，「薛姐姐，我怎能眼睁睁看你被鬼差带走。」

「我曾承诺过你的，怎能任你一个人走这黄泉路。」

我忽然疑惑，若我仍有心跳，是会因此剧烈如鼓擂，还是堪堪便漏掉几下。我忍不住转眸注视他，十载光阴也只是将那个丰

神俊朗的男子雕刻得愈发令人心动罢了。

是了，这便是赫连丞。这便是我始终无法从心头摘下的赫连丞。

哪怕他曾许诺会给我这世间最好的一切，却转头将盛大的爱意全数给了旁人。哪怕他从来都只在利用我，为了那至尊之位。

【二】

我是在梅子青时节嫁入五王府的。临行前母亲一再握住我的手惋惜，说教养了这么多年玲珑剔透的女儿，实在不该配那五皇子。

还是父亲打断了母亲的抽泣声，说能争一个王妃的身份，已是他在圣上面前豁了颜面了，那五皇子纵是个混世魔王，没权没势的至少不敢慢待了我。

皆因我貌丑罢了。

丑到这云冉国向来看重外戚势力，即便我是当朝权倾朝野的一品薛宰相的嫡长女，凡有些权势的皇子们也不愿娶我。

而家里又不愿我下嫁寻常人家，拖来拖去便白熬大了年纪。这才急得父亲专门去请了圣旨，挑了最不靠谱的五皇子赫连丞来迎我过门。

算来，我比他整整大了十岁，还不知道皇城里那起子人背地里如何笑话我呢。我坐在新房里心下正五味杂陈，一串脚步声由远及近从门外走了进来。

那人大步流星的，身影停在我面前时，腰间露出来了一个很是精致小巧的竹筒。听闻赫连丞近日迷上了斗蛐蛐，不愧是他。

老嬷嬷指引着我俩行礼、喝合卺酒，一套繁琐的礼节最后，是众人退下后他用玉如意来掀我的盖头。

原以为会有惊愕、厌弃亦或假意和善，谁知他一挑下我盖头，便兴冲冲挨着我坐在床沿上，取下他那个装蛐蛐的小竹筒来给我细看。

「嬷嬷说从此我便要尊你一声『夫人』，但我总觉着拗口，便如小时候我在皇后宫里见你时叫你『薛姐姐』那样罢。薛姐姐你瞧瞧，这小竹筒雕刻得可妙了。」

他塞到我手心里，修长而微凉的指尖划得我手心痒痒的。我从前不爱看人，我不喜欢看到他们眼中因我貌丑而故意掩藏的奚落。

可这一刻，我抬眸仔细端详眼前这个面如冠玉的年轻男子，他眼中只有直达眼底的喜悦，黑白分明的瑞凤眼里，泛着比窗外明月还耀眼的光彩。

「这一茎莲蓬刚好沿着纹路走势而刻，上头的小孔既是莲子的模样，又能给蛐蛐通气儿用，当真精妙。」我这般称赞着，他脸上的笑意便愈盛了。

我顺势不动声色立规矩，「你说的是了，为免去拗口，私下你仍唤我『薛姐姐』，我也如幼时玩闹时唤你『阿丞』。只是外人面前，还当是『殿下』与『王妃』，可好？」

他爽快答应，笑起来如同幼时一样满满的憨傻气。原本我是带着满腹的委屈和无奈嫁来的，此刻看着赫连丞，我竟有几分同情起他来了。

若非他早逝的母亲只是皇后的陪嫁丫鬟出身，这么多年习文练武都无人看顾，因此不得皇帝疼宠，不然怎会兄弟都不要的偏塞给了他。

更难得的，是他不仅心无怨怼，待我还很温和，他一边问我可是饿了，一边便已将两盘点心端到我面前。他身量很高，我站起来不过到他肩头，他便俯下身，竟半蹲在了我面前，捧着那点心盘子耐心等我吃完。

「阿丞，你放心。」我吃饱了点心后，望着那个去为我斟茶的背影蓦地说道。

那时他并未听清我在说什么，吹温了茶水后递给我，问我方才讲了什么话。

「我说，阿丞，」我冲他笑了笑，有些话其实是说给我自己听的，「多谢你。」

我以为他会仍旧回以清朗一笑，没想到方才还大大咧咧的人微微垂眸，叹了一口气：「原不该谢我。我大姐姐熹宁公主是如何才学渊广的一个女子，连她都称你是个博学多才的妙人，何况薛姐姐还是薛宰相的掌上明珠。嫁我分明是委屈了你，又怎好再来谢我。」

我原本已被撼动，可片刻后，赫连丞再仰头便又是笑盈盈的了。他接着说了句让我怔了许久的话：「薛姐姐，你放心。我虽混了些，一定会待薛姐姐好的，一定会将最好的都给薛姐姐。」

孟夏的晚风微凉，窗外青石底下的蝉聒噪着月色，回视那双明明如星的眼睛，我忽然觉得嫁来这五王府兴许不是我人生最糟的事情。

兴许，反倒是我此生最幸运的一件事。

【三】

五王府因着主子是整日只顾吃喝玩乐的赫连丞，上下都不大严肃。我的陪嫁丫鬟沛儿待了不到一个月便敢上街买糖葫芦回来吃了，这小丫头在相府里何曾这般胡闹过。

我正规劝沛儿庄重些，赫连丞便从门外风风火火进来，裹挟着夏日微热的槐花香，「薛姐姐，听沛儿说你以往在相府时爱酿青梅酒，我特意订制了坛子，今晚便能送来府上。」

透过洞开的窗，我看见几个小厮搬了好几株青梅树放在院里，我忙问他可是要将院子正含苞的牡丹全挖了种这些。

赫连丞点点头，笑得很是潇洒，「花花草草常开常见，你若舍不得，便让挪到别院再栽下，咱们住的这院里就换这几株梅子树。至少你夏天见了还能高兴高兴。」

他不由分说拉着我的腕子走到院子里，他说专门挑了挂满果的树，让我现摘个够。我有几分扭捏，小声道：「往年其实都是我让奴婢买了现成的青梅来酿酒的，不曾这般亲自采摘过。」

「那如今便亲自摘一次，」赫连丞笑得落落大方，他扯过一个长枝横在我面前，青梅树影里，他一抬下巴微挑眉，眼中倒映着天光云影与我，「事情都是着手做了才知道欢不欢喜的。礼教固然重要，可此刻你我夫妻就在自家小院内，洒脱些又何妨？」

夫妻，自家小院。我不知道赫连丞是否对谁都这般热忱，只知他总是能轻易几字几句便触动我心底最柔软的那一块，如石投湖，涟漪非得卷到岸上去方休。

于是我在赫连丞的帮助下，第一回亲自摘了一满筐的青梅。最后夕阳西沉时我与他一起不顾身份地坐在树旁的长草里，我伸出手给他看我沾满了尘土的手心，他把我拈着的一颗青梅拿过去扔进口中，酸得龇牙咧嘴。

其实也曾遇到过比这更令我开心的事儿。只是我从未像那一天笑得那样开怀过，以致于华灯初上的朦胧时分，我从赫连丞口中听到了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听到的称赞：「薛姐姐笑起来这般明媚动人，为人也稳重温良，我那群哥哥弟弟究竟是没福气，还是瞎了眼——」

恐隔墙有耳，情急之下我忙伸手掩住了他的唇。有柔软的温热自手心蔓延，传遍全身后汇集在我胸口，跟着天边的惊雷一同炸开，惊得我爬起来便逃，险些踩了裙摆绊倒。

我何曾敢肖想，我也能成为什么人的福气。尤其是赫连丞那样，熠熠如星月的人。

到第一次回相府向爹娘请安之前，赫连丞已经成功教会我斗蛐蛐了。临行前我应了他回去再与他大战三百回合，他才肯答应将那小竹筒换了正经香囊再出门。

虽成事不足，赫连丞在我父亲面前还算知礼庄重，我便安心去了后院与我母亲叙话。母亲见我喜笑颜开的有几分诧异，问我近况如何。

我想了许多客套的说辞，终究还是说了句真心话：「他虽无甚才能，可待女儿甚好。女儿嫁去王府，日子也过得甚好。娘，阿楚现下平安喜乐。」

母亲仔细端详我，我是她长女，在她膝下将养最久，她信我这番话不假，支开了下人们，拉过我的手，说了句让我有几分惊心的话：「你是相爷唯一的嫡女，嫁的好歹也是个皇子，将来或许不只你一个人指着他。你自幼聪慧，该当明白娘的意思。」

我看向母亲，知道这回也是父亲让她来探我话，我思忖了片刻道：「五皇子为人和善忠厚，知进退好歹，并非不是可造之材。若我薛家助力，将来也未必非得党附旁人。」

我着重于句尾的「旁人」二字，想为赫连丞争这么一回。

晚膳前父亲母亲稍事歇息的间隙，我在我原先闺房前的回廊处遇上了赫连丞。他面上有几分失落，我以为是父亲为难他了，

忙走上前去，却听他说：「原以为你院子里好歹能有一棵青梅树呢。」

我一怔，旋即便笑了起来，指着院子里一棵三人粗的老柳道：「我素来爱雪，可青云城冬里太过寒冷，落雪的日子我鲜少出门。可若是夏里，这棵老柳扬起柳絮，正如鹅毛大雪纷飞，沏一壶茶在廊下听风赏柳，不比摘那青梅乐趣少。」

赫连丞霎时便也笑开了，我想这世间也不会有比赫连丞更好哄的皇子了，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，和善得像与我相交了数年的老友。

是自那晚回王府后，我开始押着赫连丞好好读书习史，以及一些治国之论的。

赫连丞虽少年气，但并不真的憨傻。想来我父亲也与他说了什么，沉下性子认真修习的赫连丞再不是往日只顾吃喝玩乐的混世魔王了。

他悟性很高，几篇送往相府的文章都得到了我父亲的褒扬。有时夜深处我凝视赫连丞奋笔疾书的侧脸，会忍不住在想，倘若他换了当今太子的母家家世，该当不会像今日之落魄。

毕竟太子赫连珏是皇后膝下唯一的儿子，皇后出身当朝一品太傅府，好不尊贵。可偏偏赫连珏是个比赫连丞还花天酒地的草包，若非皇后一力相护，其他皇子无力抗衡，哪能稳坐东宫之位。

那便放手一争，谁又知将来如何。

【四】

因着我与相府在朝堂内外的帮衬，赫连丞渐渐在皇上面前也露了头角。初冬时落雪，他还在帮我安置炉火，便有内监传旨，说圣上传召。

于是我又帮他重新换了朝服，高我一个头的男子垂下脑袋蹙着眉向我抱怨：「如今这朝服穿得可是比便服还多，安安稳稳同薛姐姐吃顿饭都难得了。」

我为他整理衣襟，抬头注视他，「阿丞，我等你回来一同用膳。」

我在赫连丞眼中看到明显的动容，他又笑得憨憨傻傻，重重点了点头，留下句「薛姐姐等我回来」，便转身跟着内监走了。

我倚在门边，任风雪扫过衣袖裙袂，直到门外的车马声都已听不见了，才被沛儿劝着回了屋里。烤了许久的火，我还是觉得这屋子里格外的清冷。

只是少了一个人，仿佛少了半屋子的炭火似的。我自嘲一笑，拿起一本书来看，堪堪便等到了深夜。

连嬷嬷都在劝，早过了宫门落锁的时辰了，赫连丞定是被留宿宫中了，让我不必再等。我正黯然神伤时，他回来了。

那会儿雪下得正盛，八角宫灯映照着大步流星向我奔赴而来的赫连丞，我看着那笑眼盈盈的人，只想到书里的一个词：霞姿月韵。

初读那词时，我只觉无人当得起。虽然初见赫连丞时，他也当不起。可终究是有什么不一样了。

譬如此一刻，我口是心非地问他雪这般盛何不留宿宫中，他却笑道：「走前教薛姐姐等我回来，那莫说风雪，纵断了腿我也是要爬回来的。」

「阿丞对薛姐姐之许诺，绝无食言，万死不辞。」

我便知晓了，变化了的是我待他的心。是从最初的无助与同情变成了如今的信任与倚赖。是我为这光风霁月的人动了心。

我父亲是在文臣之中能与太傅分庭抗礼的人，母亲又是一品镇北将军的嫡女，武将也多少会偏帮几分。是故渐渐的皇后也忌惮了起来，时常召我入宫旁敲侧击。

也不过一年的光景，赫连丞在朝中的形势已是翻天覆地。我正与他摘青梅，酿新一年的青梅酒，皇后宫的总管大内监便来传召要我入宫觐见。

「本王与王妃在此采摘青梅，你个奴才看不到吗？」虽我从未提起，赫连丞也猜得到我每次入宫都会被皇后刁难，便为我抱不平，让那奴才站在炎炎夏日下晒了一个多时辰。

我借为赫连丞换衣的机会与他私语，说也不必为难那奴才，不必与皇后为敌，时机成熟了，我们还需借皇后的势。

赫连丞注视着我，他鲜少用这种肃重的神情看我，难辨喜怒。他明白我在说什么，他母亲早逝，阖宫的娘娘都嫌弃他不愿养

他，所以他十几岁就建府独自过活，无人问津。

可如今之势，皇后对太后之位势在必得，若将来能认养在皇后膝下，东宫易主便会容易许多。毕竟对后妃而言，母子之前是君臣，皇后也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对我一直都留着颜面。

「我明白……薛姐姐。」

我最见不得赫连丞委屈低头的模样，我忍不住一把将他拥在怀里。我踮起脚，双臂环住他肩头，伸手刚好能摸到他颈后毛茸茸的碎发。

「别怕，阿丞。你还有我。」我安慰他，总觉任何话语都苍白无力的，于是更抱紧了他。

可这傻小子却反过来安慰我：「正因如此，我愿低这个头，为我自己、也为薛姐姐争一争。薛姐姐也别怕，别思虑太多，你身子一向虚弱，太医总说让你少忧思的。」

说到身子虚弱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虽说入府不过一年，但我迟迟未孕，天气过寒凉或过炎热的时节我几乎终日都养在病榻上，太医开方子调理也总不见效。

不及多想，我换了衣裳后忙跟着那奴才进宫，赫连丞送我到府门边，一如往常对我说等我回来。

当着众人面，他从不避讳对我好。

【五】

那天进宫后，奴才将赫连丞倚门送我的事编排给了皇后听。惹得皇后阴阳怪气，说坊间传闻五皇子与王妃恩爱非常，原是真的。自古王族皆薄情，当真难得。

我气定神闲回她：「莫说王族，帝王更是薄情。当今圣上能与皇后娘娘举案齐眉，才是难得呢。」

皇后偏心草包嫡子，皇帝却想立贤立能，帝后因东宫之位貌合神离已久，这是阖宫皆秘而不宣的。我如此说，也是想提醒皇后，非只是我一族有所动作，皇帝也更属意于越来越文韬武略的赫连丞。

她有几分气恼，却不好发作，便转而问赫连丞最近如何。

我不动声色接上临行前我与赫连丞所说的事情：「承蒙娘娘挂念，殿下很好。只是不能像太子殿下那般时时在娘娘跟前尽孝，倒是他常挂心头的一桩事了。」

我微微抬眸，对上皇后若有所思的审视。能稳坐皇后之位还稳掌东宫之权这么多年，她不是那样短浅愚笨的人。

谁都不会把话说死，所以她一边饮茶一边道：「本宫常说，凡皇子公主，在皇上与本宫心里都是一样亲的。老五出去建府早，一个人独行惯了，却不知本宫也时常惦念他。以后可教他下了朝得空便来本宫这里请个安，本宫也好多看看他。」

我惯不爱来这后宫，人人都戴着面具阳奉阴违地打着谜语。如此几个来回，我回府时已是夜幕四合了。

绿柳初飘絮，梅子青时节。很像我嫁给赫连丞那天的光景。于是路过帝都最负盛名的古董店时，我一时兴起让小厮买了一块碧玉来。

至晚方归，才踏进院门我便看到那个伏在桌前斗蛐蛐的人影。谁能想得到赫连丞见一样玩一样，对斗蛐蛐倒挺长情。

面对这样的赫连丞，我实在难以想象他站在朝堂之上天子面前，青衫落拓出口成章的模样。但我想即便是那冷眉冷眼的样子，依然令我欢喜。

我几乎是小跑着进了屋中，让他猝不及防被我扑了满怀。那一天原本很好，我为他在皇后面前争得日后夺位的契机，我与他饱餐之后开怀大笑着斗了好一会儿蛐蛐，我还悄悄背着他去书房雕那块碧玉，雕成了和他最喜爱的小竹筒一模一样的物件，天亮时送给了他。

一茎莲蓬沿着玉石的肌理静立，他再不用时刻担心被挤压坏了。

然而第二日宫中突然传旨，定了户部舒尚书的嫡女舒思柔入府做侧妃。舒思柔是当今皇后的亲侄女，这是皇后在安插势力。可圣旨既下，毫无商量。

跪地磕头接旨，阔袖之下我的手脚冰凉。

赫连丞轻轻握住了我的手。轻轻的，却似有万钧之力稳住了我忐忑不安的心。

他并未多说什么，即便在大婚前一天，他都还在为我亲手煮调养身子的药。比起无能为力的愧疚，我清楚知道他更多是在心疼我。

他将我圈在怀里，我甚至能听到他的哭腔，「求求薛姐姐了，不要再因我的事忧思过度伤身了。不值得。」

可阿丞，你真的值得。在我这里，为你便是值得。我如是想，又怕说出来让他更难，便乖巧点了点头，推搡他快去准备行头，我要好好睡一觉，好精神参加明日的婚宴。

一朝皇子，三妻四妾实在正常不过。若他将来真能登基称帝，三宫六院更是海海，我原不该如此忧心委屈。

可铺天盖地的红还是让我觉得灼眼，尤其听闻才及笄的舒思柔面如芙蓉眉如柳，虽读书少，一曲琵琶却弹得惊为天人，更让我心下酸胀得难受了。

似是赌气一般，我将我送他的碧玉筒藏了起来，让奴才只在赫连丞的喜服上挂荷包。若他同样将那小物件捧到舒思柔面前端详，两人有说有笑就如同与我那般，我该心如刀割了。

大婚之夜，一墙之隔，青梅被夜雨打落，我睡不着撑伞去捡梅子，听到有断续的琵琶声从高墙传来。只猜测是舒思柔自己要奏的，还是他撒着娇让她奏给他听的，就足以让我眼泪霎时夺眶而出了。

原来爱一个人，也会成为这样委屈的一件事。

第二天舒思柔来问安，几个老嬷嬷和沛儿都在劝我厉色些，免得日后被人欺负了。我原本都拉下了脸，却在舒思柔恭敬地端起茶笑盈盈仰头看我时心软了。

她比我家最小的弟弟还小两岁，一笑两个梨涡，圆圆的杏眼鹅蛋脸，看着和赫连丞一样带着几分憨气，任谁都难冷面相对。

我让她起身坐下，鬼使神差问她昨夜怎的弹起了琵琶。

舒思柔一双水汪汪的眼望向我，倏尔脸便羞红一片，毛茸茸的耳廓也跟着红了。她双手绞着帕子，身子前倾凑近我，很小声地忸怩道：「原是妾身的玩笑话。昨夜我同王爷说，我会用脚弹琵琶，他不信……」

我一惊，几乎脱口而出：「这如何做得到呢？」

想来昨夜里她在赫连丞面前便是双手叉腰的娇俏模样，那一扬下巴一挑眉的神情与他如出一辙，她命人抱来琵琶，当即便要脱鞋袜。

我一时情急，忙喝退了众人。这原是个被人宠坏了的千金小姐。

怪当昨晚我听着断断续续的，虽有调，用脚弹奏到底不连贯。可看那小丫头涨红了脸聚精会神的模样，我又不忍心笑她，只得垂眸去吃茶。

「本王说的是吧，你这招可逗不笑王妃的。」赫连丞掀起珠帘走来，他先夺了舒思柔的琵琶，让丫鬟为她穿好鞋袜，然后走

来坐在了我身旁。

舒思柔瘪着嘴，那明显失落的模样让我忍不住想哄她：「非是如此，我很欢喜的，只是我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罢了。你住久些便知了，殿下是在打趣你呢。」

「那妾身可要好好瞧瞧殿下的真心了，莫要以后再被殿下拿来取乐。」

光与影皆静静的，我余光瞥见赫连丞笑成了弯月的眼睛。他鲜少那么笑，也鲜少注视一个人那么久。

再不是从前那般，只与我一人相拥取暖了。再不是从前那般了，尤其是一年不到，舒思柔怀上了身孕之后。

【六】

我总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了，可其实按沛儿她们话就是，非但舒思柔很敬我服我，赫连丞甚至都待我较从前更好了。

新一年梅子青时，沛儿甚至偷觑到赫连丞在书房里悄悄绣荷包。绣的是青梅的样式，怎么看都是给我的。

可是我等了一天又一天，最后却出现在了舒思柔的身上。歪七扭八的针脚，可她并不嫌弃，挂在衣带上，里边装着她最爱的一只玉雕小兔，那大概是独属他们的秘密。

夏末的雨夜里，赫连丞在我房中写奏章，聊了好一会儿朝政后，我才试探性问他那个荷包的事。暖黄的灯光将他的脸映照得朦朦胧胧的，俊朗得宛如谪仙。

他咬了下笔杆说：「柔儿便是在一年前的六月廿六日入府的，她说她就想要一个我亲手做的物件儿，我便跟老嬷嬷学着做了那个荷包，她好生嫌弃呢。」

「她若真嫌弃，怎会天天戴在身上。」我上前为他添茶，心里已酸涩得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
我入府三年，他大抵已忘了具体的日子罢。凡宫中所赐最好的绫罗绸缎金银玉器，他都捡最好的给我，可他大抵也不会明白，这所有都抵不上他做的一枚荷包。

亦或说，是他放在心尖上的那一份记挂。是我讨要得来荷包，却讨要不来的一份情。

快临近舒思柔生育的日子，赫连丞告诉了我宫中的一件大事。因我时常参与出谋划策，我知道薛氏一族在扶持赫连丞的同时，也在搜罗东宫的把柄，未成想竟真找到了。

赫连珏为充实自己的钱袋子，竟然私下里干起卖官鬻爵的事，证据已掌握足够，只待过完正月十五开朝了上奏。

冷静决断，一丝不苟，只是提到要被牵连的户部舒尚书时他顿了好一会儿。

「只是从犯，你以阿柔有孕在身讨个恩典，不过降职了事罢了。」我如是安慰，可即便如此，想到舒思柔会因父亲被牵连的事不得开心颜，他仍旧蹙紧了眉头。

我其实该知道答案的，但还是忍不住问他：「阿丞，阿柔出身舒氏，是太子亲舅舅的女儿，你不忌惮她吗？」

「忌惮，」他几乎脱口而出，使得我愣了一下，可他的后半句却使我久久怔在了原地，「就像我一开始忌惮薛姐姐一样。但事情都是着手做了才知道欢不欢喜的。」

他说了初见时在青梅树影里的话，只是接了陡然不同的内容：「比如与薛姐姐交了心才知是可以全然倚靠的人，与柔儿也一样。」

一样吗？不一样罢。但我不敢问了，我从不曾在他面前有过一丝失态，从前不会，以后也不会。

这也许就是我自始至终桎梏着自己的原因：他仰仗倚赖我，宛如信仰坚不可摧的神佛。

终是我作茧自缚。

太子东窗事发，外有权臣鼎力相助，内有老皇帝推波助澜，我们几乎是以摧枯拉朽之势扳倒他的。赫连丞入主东宫那天便请了圣旨认养在舒皇后膝下，保全其太后之位，同时也讨了恩情给赫连珏留了个闲散王爷的位置送去了封地，舒氏一族便也不多加刁难了。

而舒思柔便是在这年暮春时诞下了一名男婴的。我因体虚，始终未有身孕，舒皇后是盯着太子妃的位置的。

此时朝中之势已然复杂了许多，因为舒氏也开始党附赫连丞了，他并不需要只倚仗我薛家了。更何况，我膝下无子，以后生养的希望也很渺茫。

我自知赫连丞心中有他自己的打算，可没想到最先沉不住气的竟是舒思柔。

她才出月子，捂着剧痛的小腹披头散发地冲进东宫的书房，那会儿我正在套间帮赫连丞找一卷史书，便听得舒思柔在外边哭喊：「楚姐姐为你将身子都熬坏了，太子殿下究竟在犹豫什么？」

我怔住，听赫连丞并未回话，她更加了哭腔：「殿下可是要做那翻脸无情的人？从前在王府楚姐姐怎么待你的你都忘了？可就算你要这么忘恩负义，我可不做这种人，你若敢把主意打我身上，我便与你割袍断义！」

我听得赫连丞「噗嗤」一笑，纵她说了那么多足以重罚的话，他还是宠着她。脚步蹙蹙的声音，他该是将她抱在了怀里，「割袍断义不是这么用的，柔儿……」

当时以舒家之势，加上舒太后尚在位，而我不能生育，她若争也能争得到。可最后是她以削发出家相要挟，让舒氏上下不得为难，我才轻松坐上了太子妃的位置。

我始知令赫连丞心动的是怎样一个妙人。而我穷尽此生都不会成为让他心动的那种人。

【七】

因此直到后来登上皇后位，有给我暗地里使绊子的后妃我都睚眦必报时，我也不曾有一丝想为难舒思柔的心思。至纯至性，这宫里该留一个比春晖还耀眼的女子。

我曾嘱咐家中，我不能生育，立太子妃或立后一事上，不要为难赫连丞。可他每次都掷地有声公告天下，我是他唯一的太子妃，我是他唯一的皇后。

我想没有哪个国家的后宫能有我治下时如此和睦，地位不动如山的皇后，与皇后一心同体的宠妃，不争后位也没有子嗣之间的争权，外戚便因此也不干政一心为国为帝，难得偶有水花，也是迅速便被平息了。

还是我一力促成的让赫连丞早早立了舒思柔的长子为东宫太子，「咱们趁太子还小，便照着德才兼备文韬武略去教养，以后谁也别想钻空子。」

我说这话时，窗外簌簌落下冬雪，舒思柔与我坐在榻上，给她即将出生的第四胎绣要穿的小衣裳。赫连丞坐在一旁的书桌前批阅奏章，他忍俊不禁，说我是在暗骂他了。

「皇上只管吓唬人，从前在王府这般，现在当上了皇帝还这般。」舒思柔忍不住为我辩白，见我一侧披风滑落忙伸手为我披好。

她摸了摸我的茶盅，一边去换热水一边接着道：「都说太子是我亲生的，可明眼人都瞧得见，对太子的用心皇后娘娘远在我之上。她此番打算，深谋远虑，大公无私，很让臣妾铭感五内。」

我一笑，冲着赫连丞说道：「瞧瞧，谁再说我们舒贵妃胸无点墨便将这段说给他听，虽则晚了些，我们阿柔到底还是成才了。」

她放下茶盅钻我怀里撒娇，我让她小心身孕，都是三个孩子的娘了，还和初入王府时一样咋咋呼呼的。

于是在我与赫连丞一同的劝说下，她才肯回宫去尽早歇息。

不知何时大雪如鹅毛，将宫院里的青梅树覆遍。赫连丞从来都记得他最初的诺言，他也记得我无甚爱玩的，只爱每年酿几坛青梅酒来喝，所以一入宫，也不听礼部劝阻，便将我皇后宫院里全换了青梅树，入了夏也如旧会陪我摘青梅酿酒。

什么都没变。

「薛姐姐，此生得遇你，当真是我的福气。」他在我身旁蓦地张口，陪我一同望向窗外的大雪。

我笑了笑，说来以我最初嫁他时的光景，如今能有这般尊荣已是不敢奢求的了，按理说本不该再求更多。可我真的好怨，为何从始至终什么都没变。

最初他便拿我当最倚赖的人，性命交付，无话不说，一口一个「薛姐姐」。然后我就永远都只是他的薛姐姐。

而他爱上的那个人，我又挑不出半点不好来。那般明媚灵动，那般纯真良善，我都打心底喜欢。

他与她什么错都挑不出来，那大概只有我一人爱错了罢。

我因此笑得凄切了几分，「阿丞，你的此生兴许还长，我的此生已可见到头了。太医每每说我身子已无力回旋时你总不信，你换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来给我调养，可你明知道的，我已能瞧见黄泉路了。」

「你若被勾了魂，那我便随你去走黄泉路！」他几乎是咬着牙说出来的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不明白赫连丞为何始终是初见时满是少年气的模样。

总是令我心动的模样。倏尔我便热泪盈眶，借着拥抱他我忙悄悄拭去。

我原以为他那个雪夜里只是气我说胡话，没想到就连这样的承诺他也为我信守了。

【八】

赫连丞一路与我走到了奈何桥上，就在我要喝孟婆汤时，他突然提议想让牛头马面带路，让我和他一起去见见阎罗王。

按他的说法就是，他好歹是秦广王的外甥，而我也算是外甥媳妇儿了，去见见舅舅的同僚们也是常理，万一以后他也位列仙班，也算提前认识了。

知道那朱衣鬼差总由着青衣鬼差胡闹，见二人犹豫，赫连丞直接将供奉加到了二十倍，于是我俩便被带了进去。

到了阎罗殿里，我与赫连丞好生行礼。拜过阎罗王后赫连丞又上前与判官攀谈，没成想他在阳世没什么外戚势力，在阴间倒

有个人人都要给分薄面的舅舅。

「这页记载的便是你这位皇后的寿数了。」判官应他所求，翻到了我的那一页。

接下来便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——赫连丞拈起那一页，向前方的长明烛走了几步，佯装转身去借光，却突然手起刀落撕下了那一页。

判官和牛头马面都愣在了原地，还是阎罗王最先从桌子后跳起来，一句「大胆狂徒！还不拿下」，众人才有了反应，夺书的夺书，拿人的拿人。

就在他撕掉我生死簿的那一刻，我手腕上的勾魂索蓦地消失了，被鬼差押在地上的赫连丞偏过头冲我嘶喊：「薛姐姐快走！快回阳世去！」

生死簿上无我，轮回道便不收我，虽不知能延寿数几何，但待地府修补好生死簿，也够我在阳世多活好几年了。

这是赫连丞不计一切代价为我夺来的。那一刻我忽觉无限疲惫，于是我终究没走。

我站在他身前，那是我第一次在他面前落泪，我终于问出了那个压在我心底许多年的问题：「你为我争了几十年阳寿又如何呢？无论生死，你一日都不会心悦于我，不是吗？」

他怔住，眼中染上愧疚。我不知他早已知晓，还是这一刻才恍然大悟，他的确从他的角度给了我最好的一切，可那并不是我

想要的。

我只想如舒思柔一样，被他真心爱着罢了。不是金银，不是玉帛，我只想要他亲手绣的那个青梅香囊罢了。

赫连丞彻底沉默了。他明白，即便对我说一句「对不起」，也只是毫无意义。

于是我在阎罗王面前跪下磕头，我说我会在地府待着任凭差遣，铸奈何桥也罢修黄泉路也好，直至判官修复生死簿然后听从安排去投胎。

只希望哪怕看在秦广王的面子上，能放赫连丞回去过完他应有的寿数，然后再罚他。至少不能再陪我，便多陪陪他心爱的阿柔罢。

跪地叩头，再抬眸时我看到赫连丞已然泪流满面。

鬼差押我走的时候，我听到身后阎罗王下令，罚收受贿赂的牛头马面减去一百年功德，罚赫连丞此生寿数尽了之后再来地府做五百年苦工。

如是，我此生便是了无牵挂了。最后端起孟婆汤的那一刻，我想起了曾经我与赫连丞一同酿的青梅酒。

最初的最初，我与他坐在天光云影之下，他将人人嫌弃的我视为他的福气，他将我摘给他的青梅毫无顾虑地塞进了嘴里。梅子青时节，幸与君相逢。

再也不见了，阿丞。

下一篇，秦广王的外甥赫连丞穿越到现代选秀出道了！

本文选自鸿蒙个人专栏《阴阳两隔：跨越生死说爱你》，本合集收录宫廷虐恋、民国爱情、家国大义、青春娱乐圈等全类型精品言情小说。救命，怎么每一篇都这么好看！↓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